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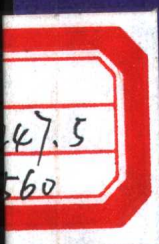
现代科幻作品精选



在未来世界的日子里

张丹 小寒 / 著

- ★ 走进大胆新奇的幻想世界
- ★ 感受惊险刺激的曲折经历
- ★ 造就智勇双全的未来战士



海洋出版社

在未来世界的日子里

张丹 小寒 著

海译出版社

2001·北京

编委会:

主 编 孙少伯

副主编 石亚平

编 委 金 涛 王晋康 刘兴诗

王孝达 吴定柏 吴 岩

韩 松 星 河 米在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未来世界的日子里/张丹,小寒著. - 北京:海洋出版社,1998.8

(科幻海洋丛书)

ISBN 7-5027-4582-3

I. 在… II. ①张…②小…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6620 号

责任编辑:米在燕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邯郸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 年 8 月第一版(修订)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186 千字 印数:5 001-10 000 册

定价:13.50 元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次

上篇	(1)
第一章 希望之梦	(3)
第二章 2060 年的奥运会	(18)
第三章 我到底是什么人	(69)
中篇	(93)
第四章 来自过去的中国公民	(95)
第五章 亚马逊河	(154)
第六章 飞向外空	(181)
第七章 太空城	(200)
下篇	(215)
第八章 磁转移	(217)
第九章 过去的幻境	(243)

上 篇

第一章 希望之梦

现在来说一个新故事。

我作为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是从那时开始的。

这一切又都与时空擅变有关。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在时空中往来穿梭,这原是真实的。

这决定了我们不必要等到长大才变得成熟。

记得在那个时候,也就是 20 世纪末,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

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倒霉的职业。但越是倒霉的事,就越“有人要去做”。

这天,我又觉得自己一起跑,脚下的草皮就生出一股往上的弹力。这股力透过钉子鞋推我的脚掌,一直传到我的膝盖。

我轻轻松松地跨出一串快步,像一阵风样冲向接球的位置。

皮球在耀眼的阳光下像一道黑白模糊的影子朝我脚下蹦过来。在碰到球的那一刹那,我右脚轻轻地一减力,感觉到球在我的脚窝里粘住,再被我往前一弹,就跳到我身前两米开外的地方打转,等着我冲上去向球门进攻。

“很干净!唐。快!还要快!”教练桑多斯在场外挥舞着胳膊大喊。

这是在巴西圣保罗青年队俱乐部训练场。这个场地同时

也供我们希望之星青年队使用。它的草皮比北京工体的要好多了。

我们是来巴西接受训练的第三支中国希望之星足球队。以前那两支,已经回国了,代表祖国参加了不少比赛。其中一些人,已经参加了国家队,多数成了球星。

派遣青年队到南美接受训练的做法,看来是值得肯定的,虽然,这里面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作深入研究。

派我们这一支队伍来的目的,便是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以前的基础上提高一步。

一球牵动万人心呀。自国家队 1997 年在世界杯外围赛中失利后,踢足球与振兴祖国的关系就显得更密切了。

中国曾两次派出希望之星小将到巴西学习。第二支球队吸取第一支队伍的教训,来到了巴西南部学习粗犷力量型的打法。

可是,当他们学会了这种打法后,又把技术细腻的特点丢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肩负起了人民的重托,怀抱着祖国的希望,再次来到了巴西。

为了纠正第二支球队的毛病,我们重返第一支希望之星的大本营圣保罗,学习技术细腻型的打法。

所谓历史的形成,其实就是重复自身的过程,这个道理,我要等到不久后那些奇异事件发生后才明白。这些事情,我等下就要讲到。

还是说眼下的训练吧。我用眼角隐约看见穿黄色队衣的伙伴已经有两三个从中路向禁区穿去了。“再往前一点传球!”桑多斯在我身后喊。

他又朝另一人叫道：“韩，你拦住唐！”

来自河南的身材瘦长的韩栋已经切向我的进攻路线，但我还是带球顶上去。

韩栋微屈着腿，弓着身体，眼盯着我，迅速地用滑步调整着重心，随时准备断掉我脚下的球。

我在韩栋身前一米多的地方把球停住，接着立即向左迈出一步，右脚带着球眼看就要跟上来。

韩栋上当了，以为我要从他身体右边突破，重心随着就偏了过去，哪知我的右脚已经把球送到了他身体的左边，人也跟着擦着韩栋的身体插过去。

就在这一瞬间，我自然而然地用右手隐蔽地轻轻在韩栋的肩头推了一下，这个小动作只要背对着裁判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露马脚的，说声：“倒！”

失去重心的韩栋再也回不过身来，骂了一声“坏蛋！”就只好侧滚翻倒向一边。人刚在地上滚了一半，桑多斯已经冲到他身边弓下身子对着他耳朵大喊：

[5]

“宝贝你想躺在地上睡到下午吗？起来！上去把他也弄倒。”

这时在 10 米开外的我已经起脚传中了。

足球从两个红衣服后卫中间飞过，直刺中圈弧附近。

奔跑中的郑敏鹰猛地跃起，歪斜着身子凌空打门。球带着风声从球门栏上飞出，直飞向场外空空的观众席，“砰”地一声打在台阶的棱角上，转向天空飞腾起来。

球惊动了一群在台阶上歇脚的小鸟，它们扑啦啦地一跃而起，飞进蓝得刺眼的天空。

那里充满了未知。我一下看呆了。

就在这时，我奇怪地感到，就在那深不可测的虚空中，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但待我一细看，它们便消失了。

这双眼睛我似曾相识。

这是一种什么幻觉呢？

我震惊了，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这是1999年3月8日的事情。

“好啦好啦，今天上午就到这里了。”桑多斯一边小跑向球门，一边招手让大家凑到一起。

这时，我才大梦初醒，回到现实，把目光投向老桑头。

这个当年足球场上骁勇的前锋，如今已经做了20年的教练。他上身一件瓜拉尼足球俱乐部蓝色短袖衫紧紧地绷在凸出的肚子上，头戴一顶黑色的棒球帽，压得棕黑色的卷发在脑后爆炸一样撑出去。

他跑到球门前时，一滴汗水从他尖尖的鼻头落到肚子上，他笑着看着我，一口白牙在棕黑色的皮肤映衬下非常显眼。“唐，我的孩子，你今天跑得比哪天都快，是为了中国队打进世界杯吗？”

“不知道，我就是觉得脚和地、地上有劲往上、上窜。”我吃力地答道。是的，今天有哪儿不正常，但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地方。

桑多斯叫过来随队翻译李明。好一阵子他才明白过来。他好像很高兴。“你可能更该去练一百米短跑，你每次都有这样的感觉吗？”

“没有，但我第一次开始集训的时候有过，那时我9岁。”

“你跟我训练了10个月，一次也没有过？”

“没有过，教练。”

我越来越感到奇怪了。要发生什么事吗？跟我马上就要离队这件事有关系吗？

“唐，你应该像个孩子。你才16岁，可我发现，你已经像我这个老头一样厌倦足球了，可能你真的应该走了，不过不要忘了我这个巴西老头子。”

我还没有来得及答话，老桑头已经把脸凑到韩栋面前。

“韩，唐那么简单的小动作就能把你骗倒在地上？是不是因为他是你的好朋友你就不敢踢他？”

“我……”韩栋嘿嘿地笑。

“记住，你这一辈子要踢一万场球。这一次有一个对手是告别赛，第二次有一个家伙过生日需要进球庆祝一下，还有人刚当了父亲或者自己的弟弟昨天上了绞架，他们需要庆祝，需要发泄情绪，你就都行行好让他们满意？球场上带着球对你冲过来的人都是你的敌人，你的责任就是打碎他的梦想，否则你身后的伙伴和可怜的守门员就要为你的好心肠付出代价！足球是一种残酷的游戏。”

7

桑多斯说完，背着手，弓着腰，挨个把脸凑到20个中国青年面前，一遍一遍大声地问：“记住啦？”

经过10个月的朝夕相处，参加训练的队员们已经很适应这种“当头棒喝”式的告诫，一个个地弯下腰来，盯着教练的眼睛大喊一声：

“是！”

老桑头弯腰从场边的座椅上收拾起自己的衣服毛巾，向俱乐部主楼的休息室走去。

还有40分钟才到午饭时间，我们一个个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球场外边的草地上，坐下来休息。

中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我们。我们这群千挑万挑才从国内选出来的小伙子，最大的才刚满18岁，可个头差不多都比同龄的中国青年高出许多。而我们的体魄却好像还跟不上正在迅猛增长的身高，都显得有点瘦削。

在阳光下，我们的黑头发和脸上的汗珠一起闪闪发光。

韩栋坐在地上向后一仰躺下，把手臂向头顶方向远远地伸出去，用手指钩住一条运动挎包的背带，把包拖了过来。

他坐起身，从包里掏出一个崭新的足球，又低头翻了好一阵，摸出一支笔，用它在球上一个白色的六角型里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他把球双手举过头顶，向我扔过来。

我伸手接住球，一看，上面已经签满了20个队友的名字。我咧开嘴“嘿”地笑了出来。

“你搞什么鬼？”我朝他嚷。

“老么，你也签个名吧。”韩栋说，朝我挤挤眼。16岁的我在队里年龄最小，大家都管我叫“老么”。

“到底干嘛呢？”我问。

“给你的礼物呀！”从广东来的梁小荆接过话茬。“5年后你把这个球拿到球迷中间拍卖，挣的钱够你花一辈子的了。”

“肯定！”北京人郑敏鹰一下跳起来，显得很兴奋：“看见进国家队的师兄们了吧？我想，到时候我们肯定能比他们更有出息！没准还能拿个奥运冠军什么的。这希望之星足球队全体队员签名的球，肯定能成个足球文物。”

梁小荆说：“那好，我们赶紧找20个球来，全给它签上，我们哥儿几个一人一个。”

“对！”“对！”大家纷纷同意。

“我们别扯了，”韩栋等大家安静下来后说。“20个哪能

顶一个宝贵呀？那还叫什么礼物呢？现在就差老么的名字了。”说完他把手中的笔扔给了我。

我写下了我的名字。想到就要离开朝夕相处的伙伴了，心里一阵惆怅。

出于对队友们情谊的感激，我开始在草地上用刚得到的礼物为大伙表演颠球。

12岁那年，我在国内参加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比赛，结果以7个球的差距落得第二名，从此我很少再当众表演，只是在两年前报考希望之星足球队选拔时，看过我5帆次颠球不落地以后，主教练暗暗看好了我的冷静、耐力和球感。

这时，在阳光下，那只黑白相间的花球一会儿在我的双脚上转着圈上下弹跳，一会儿又窜到我的头顶和肩膀上。朋友们为我大声地数着数，每到一百下，大家就爆发出一阵欢呼。

我晒得黑红的额头开始出现亮晶晶的汗珠，眼睛盯着球，不时瞟一眼大家，得意地很快笑一下。

我的表演眼看就接近800下了，球好像还没有要落到地上的意思。韩栋有些沉不住气了，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他开始和我讲话，想打岔。“老么，你小心别把我们的签名蹭掉了。”

“不会，你看见没有，我的脚背没有磨球，都踢得很正。”

“我真佩服你，怎么我们几个一过200就不行了呢？”

“那是因为你们打游戏的技术还不到家呗。”

我经常告诉伙伴们，颠球的窍门和应付电子游戏里敌人的炮火是一个道理。不管子弹看上去多么密集，从四面八方射过来，设计游戏的人都给你留着地方躲避或者还击。关键是要赶在前面占据那个位置。

我能掌握这个窍门,当然是因为将近十年日夜握着游戏机苦练的结果。在习惯了枪林弹雨之后,我觉得对付一个足球要从容得多,所以总能把身体接球的部位准确地送到球的落点上。

除了足球,我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就是游戏机。刚到巴西后,我唯一能接触到的游戏就是俱乐部秘书办公桌上那台电脑里的“扫地雷”。

我表演了两次最多用三秒钟扫清 10 个地雷的手艺后,那个巴西胖大姐当即把我看成神童和英雄,并且很快用我传授的技术将她自己三分钟的纪录提高到 42 秒。她搂住我使劲地在脸上亲了一口,慷慨地邀请我随时来玩这个游戏,结果我很少再去。

两个月后的一个假日,我终于偷偷地在一家中国人开的电器铺买到了一台本年度“任天堂”最新版的手持游戏机,在和老板的儿子彼得罗·陈切磋一番以后,陈老板答应把最新进货的游戏卡给我试用,这样我就成了这个店的“顾问”。

当伙伴们哄叫着数到“八百五!”时,我的眼角里感到有一道让我不自在的目光在看着我。我把球踢起来,用双手接住,脸朝着站在人群背后双手插在运动裤兜里的蒋教练站住了。

大家掉过头来,发现教练后都纷纷从地上直起身来。蒋教练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伸出手来问我:“球怎么那么花,给我看看。”我把球递过去。教练把球在手里转了一圈,还给我。“不错。时间不早了,该去吃午饭了。”

午饭后,我正往餐厅外走,蒋教练在身后叫我。

“你妈妈上午打来电话,她从大连打的。”

“她没有要我听?”

“没有，她听说你是最后一次训练，不想打断你。她让我告诉你，你爸爸和她不准备去机场接你了。你就自己回家吧。晚上他们会再打电话来。”

蒋教练和我一起穿过大球场向宿舍走去。这个40出头的汉子身材中等，很敦实，只是头发略微有些过早地出现花白，这是他为中国足球奋斗一生的标志。

“小龙，你爸爸妈妈很不容易。当年你爸和我一起踢球的时候，你妈在排球队。”蒋教练和我单独在一起时，总爱提起和父母的友谊，“后来他们做生意，忙起来了。这两年来把你就算是托付给我了。”

“谢谢教练。”

“小子，算是我没有把你调教好。”

我们都沉默了好一阵，蒋教练抬头看着远处，我低着头，手里转着刚得到的足球。蒋教练终于又说话了。

“小龙，我知道现在说也不管用了。不过如果你决定留下，还来得及。”

.....

“其实，你父母和我看到你这样半途而废都很伤心。难道你就一天也不想呆了？国内多少人想来啊。”

“教练，我对不起你。”

“不是对不起我的问题。你看国家队派人正在跟队里谈让小古和小任提前回去参加国家队春训，马上就要谈成了。你的悟性、意识、体能本来比他们两个都好，如果不是这半年来训练这么没劲，我们本来要推荐你的。”

“教练，我就是觉得踢球没劲，我不想踢球了。”

“那你觉得你想干什么？”蒋教练有些被激怒了，忽然提高

了嗓门问。

“我觉得我能干比这个更有用的大事情。”

“小龙，你父母提醒过我，你最近老是觉得有什么大事将要落到你头上，让你去做。其实，如果你连认真参加每天的训练都做不到，还能做大事吗？”

“我最近经常做一些内容一模一样的梦。我梦到有一天我能当上宇航员，开着飞船参加太空战，保卫祖国。有时我还梦到我成了大科学家。真的，我越来越经常梦到这些。怎么说呢，好像、好像踢球不是我命中注定的事儿。”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每天训练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吃过饭只想睡觉，累得连梦都没力气去做，哪里会想这么多！哎，你们还是体育世家，没想到你爸你妈拿你也没有办法。现在的孩子也真是。”

蒋教练有些不高兴他说。

我知道蒋教练心里还有话没说出来。他会说祖国拿这么多钱培养你，你也真够不争气的。可是，在这方面我有我的想法。我认为，踢球就是游戏。游戏就不要说大话唬人。国家队那帮哥们儿太认真了，又不会玩游戏机，所以老输。

蒋振发教练没有再想劝说我，只是告诉我下午放我的假，我可以收拾行李，把该办的事情都办了，在宿舍楼下分手时，他对我说：“别忘了晚上桑多斯老头请大家吃烤肉，给你送行。”

他正要走，又对我说：“如果在这之前你改变主意不走了，赶快告诉我一声。我们随时欢迎你留下来。”

我回到寝室，前脚进来，室友韩栋也回来了。

“今天还出去吗？下午的训练不参加啦？”韩栋问。

“我要到阿普亚去把这两个游戏卡还给陈老板。这是我今天要办的最重要的事情。”

“教练问我怎么说?”

“今天教练不会问的。”

我弯腰从床底下拉出一个黑色的旅行包,从里面取出一双旱冰鞋和胡乱缠在一起的护肘、护膝,又从枕头下摸出两块游戏卡塞进裤兜,然后转身下了楼。

我管一字旱冰鞋叫“风火轮”,这是我在这个城市里东奔西跑的唯一交通工具。从俱乐部到阿普亚镇有5公里的路程,来回需要一个小时。像以往一样我走下楼的时候蹑手蹑脚,来到俱乐部门外坐下,在街边换上“风火轮”,把球鞋捆在腰上,起身出城。

南美民族的人们在午后炽热的阳光中唯一的爱好就是午睡。这时不仅俱乐部外的街上看不见行人和汽车来往,远在几百公里外的亚马逊河好像都在蔚蓝的天空下睡着了,凝固了。丛林里的狒狒这时可以跑到河边渔人的凉棚里,用尾巴钩住木梁倒吊下来打盹,一动不动。

13

上公路后,我猛蹬几下把速度加上去,耳边的风呼呼作响,路旁的电杆和棕榈树纷纷向身后退去。

今天我的心情很轻松,下楼时没有往常怕人看见的感觉。路上的车很少,在眩目的阳光下,远处的城市 and 身边的树木显得特别安静。

滑过一片碧绿的香蕉林,我来到了公路和铁路交叉的道口,到阿普亚的路正好走了一半。公路到这里分出一条和铁路平行的岔路,伸展向远方,在一公里开外的地方又扭头向山里钻进去。我可以看见在那条细细的公路上远远地有一个政